

中国当代作家新作

触潮

人性的狂潮
灵魂的触击

奚华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90221758

触 潮

人性的狂潮 灵魂的触击

奚 华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触潮/奚华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 1

ISBN 7-104-01228-1

I. 触… II. 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7188 号

触 潮

奚 华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印刷

25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2.25 印张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104-01228-1/I·494

定价:19.80 元



作者像

曾发表过婚姻家庭方面的纪实文学、小说、调查报告、论文等一百五十余万字，多次获奖。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死囚遗书》、《情人忏悔录》、《囚犯忏悔录》、《少年犯忏悔录》、《囚犯回家》、《花季永不凋谢》等，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新闻各界记者的跟踪采访，被称为跨世纪最有读者群的畅销书作家。

目 录

第一章 他用粗壮的大手往自己脸上“嘣啦啪啦”一阵乱打后说：我罪该万死，你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吧，要是我看到她的脸，绝对不会干这种肮脏的事，只可惜在朦胧的月光下看见了女人……

第二章 王律师振振有词地说：内裤的血迹清晰可见，这是强有力的证据，最能用来证明那晚被告犯罪情形和犯罪程度，我的当事人，一位贞洁又无辜的幼女，就这样被被告玷污、蹂躏、摧残了……

第三章 她的心里像塞进玻璃碎片似的剧痛，含着眼泪想她们不是出卖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吗？卖淫妇女要坐牢，弄不好还会杀头，自己决不能沿着她们这条通向耻辱和毁灭之路……

第四章 她两手叉腰斜着眼讥讽道：道德值几个钱，这都什么时代了思想还这么封建，男人不要你，你还死皮赖脸缠住他。哼，我真为你感到耻辱呀！你给我滚，滚……

第五章 他非常关切地注视她，仿佛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娘奔死，儿奔生”，千古以来不幸妇女的悲剧在她的身上延续，她精疲力竭地从嗓子眼里挤出嘶哑微弱的呻吟，一把寒光闪闪的剪刀像剪裁布那样在她肚子上破开……

第六章 一个被强暴蹂躏的女人，一个身败名裂的女人与一位英武的税务官产生感情纠葛是一种犯罪呀！她痛恨自己，咒骂自己，她退缩、回避，但却无法掩饰那种泛滥的情感……

第七章 她看见窗外白茫茫的天空下，一位血肉模糊的高大男子颤巍巍地朝她挪来，伸出血淋淋的手敲打着窗门，发出嘶哑的声音：让我进来吧，我被炸弹炸得疼痛咬……哟啧啧……哟啧啧……我痛……让我进来……进来……

第八章 她十分感激在日后病入膏肓寂寞孤苦走向冥冥之时，有个亲人陪伴在床前，她望着儿媳妇深情的眼神，就像昔日情人的眼睛那样的亲切，使她激动得枯陷的眼睛内汨汨地涌出了泪水……

第九章 人是不能突然间发生急剧的变化,因为一个人的品性和人格在人的一生中早已形成了。可孩子是谁生的呢?终于有一天,她给自己做了个合乎逻辑的解释,那就是一个女人很难忘掉曾经使她怀有孩子的男人……

第十章 对那些光靠容貌吸引他的女人,一旦发现她们既没有灵魂也没有良心,一旦她们向他展示乏味、浅薄,也许还有愚蠢、粗俗和暴躁,他便成了真正的魔鬼……

第十一章 我是你的丈夫,即使一群魔鬼化成和你相似的形状,而你站在他们的中间,我也能凭丈夫的感觉把你闻出来;即使将你埋在八尺厚的地狱里,我从你坟墓旁走过,哪怕上面没有任何标记,我也能知道你被葬在那里……

第十二章 钱钱钱,在当今社会上有钱才是大哥,有钱就有尊严,一句话钱是人的主人,人是钱的奴隶。金钱是最公正的了,有钱就可以大吃大喝寻欢作乐,我缺少的不是女人,而是金灿灿的金钱呀!放荡生活从正面看怪迷人的,从背后看又丑陋又憔悴……

第十三章 他那凶残的脸在她眼前一闪,使她记起自然和必然所爱的东西之间,横亘着凶神恶煞的他,横亘着财富、阶层和习俗的辽阔地带,横亘着肮脏、罪恶、欺骗的泥潭,

她无法再沉默……

第十四章 她老泪横流地读着信，细细地咀嚼着信中的一字一句，仿佛一切都一齐窜出来了，就像子弹窜出了枪膛，她万念俱变地叽咕：作孽啊作孽！老天怎么不长眼，让兄妹成亲，简直是灭顶的耻辱……

第十五章 他把她周身上下打量了一遍，眼睛里充满嘲弄的神气道：你不要像母狮子吓唬人？只怕你的头颅撞在我的手掌上要碰个粉碎……老天，好一个淑女，真要命，你还不配给我一拳打倒呢？哼，钱，可以让好人含冤而死，也可以让盗贼逍遥法外……

第十六章 他两手叉着孩子的小肩膀纵声大笑，两条腿得意忘形地乱踢乱跳地高嚷：看啦，你真是个有趣的金娃娃！你们要是报警，那我挖掉孩子的心，取出孩子的肺，吸完孩子的血……

第十七章 愤怒、憎恨、绝望，缓缓地在她这张脸上密布起阴云，她愤愤地高嚷道：你这无耻之徒！你慢性地折磨我，给我拖着沉重的锁链。若干年来你一直在我心中生诱腐烂……

目 录

第十八章 他举起长刀向她的头上劈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颗子弹从窗外飞了进来，击中了他的后脑勺，他“啊”地一声悲怆的哀鸣，一个十恶不赦的性虐待狂倒在血泊之中……

第十九章 管教干部以慈母的心叩开了我邪恶的封闭的心，灌进了纯洁的清水，清洗了我肮脏的灵魂。我以管教干部的教诲作为遏制私欲的警笛，把自己的堕落当做迷途知返的路标，用高尚的德行与夏知永远囚禁罪孽，囚禁丑恶……

第二十章 他的嘴里突然弹出了一串顺口溜：儿呀，过去家里穷得秃光，你二十挂五还是光棍一条，如今政策好，你走上了光明大道，钞票哗啦啦地往口袋里跑，吃饭穿衣不愁了，要嫁给你的姑娘真不少……

第一章

他用粗壮的大手往自己脸上“噼啦啪啦”一阵乱打后说：我罪该万死，你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吧，要是我看到她的脸，绝对不会干这种肮脏的事，只可惜在朦胧的月光下看见了女人……

天——愤愤不平地发怒了，狂风暴雨，雷声隆隆。海——忍不住了，怒涛翻滚，咆哮奔腾，风声、雨声、涛声、交织成一片。塘坝两旁小树仿佛化成了一把把锋利钢刀，在暴风雨中拼命地摇撼着、呼叫着……天地间好像有千军万马在驰骋，夹带着她一瘸一拐像一只落汤鸡似的朝家里挪去。

她那尖厉的痛苦像酷热的红铁不断刺激她的胸口，她两手交迭在剧痛的胸口上，挫动着牙巴骨，满脸泪痕踉跄地走进房子，一头扎在床上，禁不住“哇”的一声痛哭起来。哭声中充满着愤懑、屈辱、忧患和不平。

年迈的瘦骨嶙峋的母亲颤巍巍地走过来坐在她的床沿上，拉过她纤细的手搓揉着，轻声地问：“娟芝，你遭到了什么不幸？告诉娘。”

郑娟芝抬起红肿的眼睛哽咽着说：“放学回家……天黑了，林森木……”她哭泣着扑进母亲的怀抱。

母亲伸出温暖的双手搂住她，使她感到母亲温热的肉体，像一味温和止痛药剂贴在她的身上似的抚慰着她的心灵。

“一切都会过去的。”母亲颤动着的嘴唇贴着她的头发，身体如利刀刺肉一样痛彻骨髓，眼泪像洪波般在涌动，母亲用了好大的劲，才没有张嘴嚎啕出声，可安慰的低语消释不了女儿的愤懑与不平。

郑娟芝不停地痛哭——悲愤的泪水扑簌簌地滚落，打湿了母亲胸前的衣衫，像硫酸一样灼痛了她的皮肤。母亲经过几十年的风霜雨雪，岁月之刀在她脸上刻满深深沟壑，每一条都贮满了人世的沧桑。

突然，院子里闯进湿淋淋的一高一矮的男人，瘦小的老头子嘶哑道：“娟芝娘，林森木赔罪来啦！”

娟芝娘打了一个寒噤，踉踉跄跄地走出女儿的房间，充血的眼睛瞪着浑身筛糠般颤抖的高瘦个子林森木。

林森木身穿旧得经纬毕露的一套灰色衣服，因风吹雨打粘在身上像一张破网笼罩着他似的，他浑身哆嗦着哽咽道：“我……我看见女人……雪白的屁股，就……就……”

娟芝娘愤怒得七窍生烟，半句话说不出来，双手紧攥着衣襟，几乎手指插入布缝中，恨不得冲上去撕咬林森木。

老头子仿佛看见一阵阵怒火从娟芝娘头顶上冒了出来，燃烧着她。他撑着瘦弱的身子剧痛般的高嚷：“死鬼，看见女人屁股就胡来。快，快给你婶婶跪下赔礼。”

林森木“扑哧”一声跪在娟芝娘面前，低垂着头看着自己

第一章

的一双赤脚板，脑子里一片空白。

老头子抹了一把憔悴多皱的脸说：“娟芝娘，饶了他吧。他娘死得早，姐姐又远嫁，二十挂五还是光棍一条，独打鼓独划船的多心寒，都怨我当爹的……”老头子长叹了一口气，深凹的眼眶里竟溢出了一滴混浊的眼泪，“娟芝娘，青蟹放死钳没有办法了，你就让娟芝与森木成亲吧！”

“你要我的女儿与流氓成亲，休想！”娟芝娘怒气冲天地说，“林森木是啥人？哼，是一个斗大字不识的下流坯子。林家的小蟹洞能爬出大青蟹来嘛？”她气愤得手指戳着老头子的鼻子说，“成亲，屁棍子的亲，我不会放过你们。”

六十多岁的嫫夫，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愁苦的神情，他猛地抹了一把脸上滴嗒嗒的水珠，便从地上蹦起来，咆哮着：“林森木，你这条臭死鱼，臭得我这张老脸没处搁。哼，祖宗坟洞里出臭气啦，你还不向婶婶求个情。”

“婶婶，饶了我吧，我不是人是死鬼。你饶了我吧！”林森木粗壮的大手往自己脸上“噼啦啪啦”地一阵乱打，“我千该万死，万死千该啊。婶婶，你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吧！要是我看到娟芝的脸，我绝对不会干这流氓的肮脏事，但在朦胧的月光下只看见女人的白屁股……”

娟芝娘望着鼻青脸肿的林森木，心渐渐地软了下来，从灶堂里拿来一捆稻草。突然，看见郑娟芝蜷缩在破床上，痛苦不堪地撕扯被单，泪水浸湿了整个枕头和秀发，强忍着疼痛无声地在哭泣。她的心里像毒蛇啮咬似的悲痛难受。她为了供女儿读书，这些年来，她风里来雨里去，患了风湿病不能下海干活，一直靠卖血支撑着这个残缺贫困的家庭。

严寒的冬季，女儿上学还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裳，她就去了一趟血站，从外面抱回来一件温暖的棉衣。卖血以后不补点营养是不行的，有人劝：“你卖了这么多血，别把身体亏了，炖只鸡补补吧。”她摇摇头说：“不行，炖只鸡不合算，一只要十来块钱哩。”又有好心人劝：“不炖只鸡吃个鸡蛋也行啊！”她仍旧摇头：“那也不行，一只鸡蛋钱可以给孩子买个作业本了。”她最好的营养就是白米稀饭加白糖。

有一次，她在医院抽血时，脑袋疼痛得晕倒在地，遭到了医生一顿严厉的呵斥：“你这人要钱不要命哪？”医生通知终止她的献血。她哭丧着脸说：“医生，你行行好吧！我孩子读书吃饭都还指望这点钱呢。”在旁的医生护士听了直掉泪。这几年，女儿活蹦蹦地长大，顺顺当当地上学，可她皮包骨头一天天地衰老了。

多好的女儿呀！女儿的长相似乎丝毫没有受风吹浪打的影响，生得端庄秀丽，脸蛋白净细嫩，眉清目秀，长长睫毛下是一双会说话的眸子。女儿不但貌美，而且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从小学到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同学们钦佩她的才学，亲切地叫她“女秀才”，班主任刘老师格外喜欢她，为有这样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感到骄傲，并料定她必有出息，将来不是科学家就是大作家。女儿也挺自信，觉得自己正走在一条阳光普照的五彩斑斓的路上……可这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却被林森木践踏了。娟芝娘想到这里点燃了稻草，企图烧掉笼罩在家里的霉气，红红的火苗中闪出了她丈夫临死前痛苦而挣扎变形的脸孔，耳边响起了丈夫嘱咐她的声音：“老婆，这孩子交托给你了，你一定要供她读书上学，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她。”娟芝娘心想放过

第一章

了林森木，自己日后也去阴间，咋有脸见丈夫呢，脸能不红心能不跳，当个鬼也没有一点德行！她吃了一惊，抬头凝望着窗外的天空。

天空的雷声愤怒似的咆哮着，疯狂暴雨淅淅沥沥。她跺着两脚喘着粗气愤恨地高嚷：“狗生的林森木，我要送你进监狱！”

“监狱！”阴森森的铁窗、耸立的高墙、威严的武警、密布的电网、冰冷的手铐……这些从林森木的眼前一闪而过，又浮现出了自己被几名荷枪实弹的威严武警在众目睽睽之下押着去刑场，“嘭”的一声子弹穿过他的脑袋，腐烂的尸体被无数只老鹰叨啄着。他那病奄奄的父亲躺在床上，呻吟地呼唤着他……林森木想到这里，吓得胆颤心惊，巨大的恐惧和求生的欲望纠缠着他。他痛苦得五官扭曲，面颊惨白无血，跪在地上用膝盖移到娟芝娘跟前，紧紧地抱住她干瘦的两腿，痛哭流涕地乞求道：“婶婶，我的好婶婶，你饶恕我，别送我去监狱。你不解恨就用锋利的尖刀挖掉我的眼睛，割掉我的××，剥掉我身上的皮，可你千万别送我去坐牢啊。婶婶，开开恩吧！让我做你的牛马。”

“娟芝娘，森木这乌龟王八蛋，该打该罚咋处理的都不过分，可是……可是……也不能送他进监狱呀！”老头子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又道，“他坐牢了，日后谁养老送终我。好嫂子，求求你放他一把。你就忍了这口气，我知道你们母女受委屈了……”

“不，不，不！”娟芝娘一连说了三个不字，她两眼冒火，脖子暴起条条青筋吼吓道，“我决不能让这个恶魔白占我女儿的处女血，我要控告他坐牢，坐牢！”

“娟芝娘，不是我请功劳，森木救过你们母女的性命，再说

娟芝迟早要被男人睡的。我们鱼网、鱼叉、鱼棒全是一家人，你就饶了森木吧。”老头子一把泪一把鼻涕地乞求。

一阵深刻的悲哀摧垮了娟芝娘的意志，她感到四肢酸软无力，摇摇晃晃地站立不稳，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脑海里拉回了青烟飘逝的往事：

天空乌云翻滚，海风卷起浪滔，一浪高似一浪地扑打着她们母女俩驶着颠簸的小船打网鱼。

北风呼啸，海浪翻滚。突然，一丈多高的雪浪花，“轰”的一声掀翻了小船，母女俩挣扎在沸腾的大海里，生命与海水较量着，呼救的声音被咆哮的海浪吞噬。

海岸上，林家父子俩挑着活蹦乱跳的鱼虾，说说笑笑地去赶集市，估计这一次能赚五百多元。突然，眼尖的林森木看见恶浪滚滚的鸡脖子海湾上挣扎着两个人，他立即放下担子连衣带裤“扑通”一声跳入海中，箭一样游向上下浮沉的郑娟芝，一鼓作气地把她推向海岸。

老头子接过浑身打抖的郑娟芝，连忙脱下大衣盖在她的身上，并烧起一堆火烘暖。郑娟芝和老头子眼巴巴地看着海面，只见海面上露出一块黑乎乎的船底。一刻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思悬着的心“突突突”地跳动。突然，老头子呼喊：“林森木，娟芝娘，你们在哪里？”也许是呼喊声振动了天地。忽然，沸腾的海面上冒出一股血红的浪花，接着浮出林森木托着娟芝娘的身体。不一会儿，他们在快乐的呼叫声中上了岸，吃力地躺在熊熊烈火的火堆旁。

老头子仔细地瞧着昏迷不醒的娟芝娘，只见她头上有一条

第一章

半尺长的伤疤，血不断地向外流。他急忙撕下衬衫上的一块布，紧紧地扎在她的伤口上，又看着她鼓胀的肚子说：“一定海水呛得太多了。”

林森木喘了一口气，急忙用手挤压着娟芝娘的肚子。“哇”的一声她吐出了一肚子水，但她还是奄奄一息昏迷不醒。

林森木果断地说：“送医院。”他抱起昏迷的娟芝娘，身后跟着老头子和郑娟芝，汗水淋淋地奔向医院。

女医生对娟芝娘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后说：“流血过多生命危险，但是要输血医院里缺血呀。”

老头子猛地伸出干巴巴的手臂说：“医生，抽我的血，求你救活她。”

医生苦笑着：“你太干瘦了，抽不出血。”

郑娟芝蹿到医生跟前伸出玉臂说：“抽我的血，我是A型的。”

医生摇摇头：“血型不对，不能输血。”

林森木抢着说：“抽我的，我是O型万能血。前天，我输血给一个陌生的病孩子。我是储血库。”

医生笑着说：“你是输血大师啦！”她拿起长长的针筒抽了他的血。

殷红的鲜血一滴一滴输入娟芝娘的身躯，她那苍白的脸上渐渐地泛起红润了，从死亡中挣扎出来……

娟芝娘脑子里闪过这样一幕，又想起了这些年来，寡母孤女生活非常艰难，种田、犁地、砍柴都少不了林家父子帮忙。森木这孩子平时诚实、善良、勤快、不赌博、不抽烟，本本分分

的。自己曾经给他做过媒，引领了几个姑娘来到林家，有一个邻庄的姑娘，长一脸黑黑压压的雀斑，身材矮而壮，见谁都眯着眼睛痴笑。可她不希望林森木找一个傻瓜，但在无法找到别人的情况下，只要傻姑同意，林家也会满心欢喜的，因为傻姑毕竟会睡觉、会生孩子、会给孩子喂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但傻姑一跨进林家的破石屋，痴痴呆呆地望着林家那座祖辈传下来的石子屋，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泥土地面坑坑洼洼地冒着潮气。看到屋前一条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泥泞小路，两旁排列着朝天茅坑，夏天茅坑上叮满黑黑压压的苍蝇，行人一靠近“轰”的一声，苍蝇横冲直撞满天飞。傻姑看后也断然摇头，口里嘿嘿笑：“你家比我家还穷！”

找不到姑娘就找寡妇。娟芝娘经多方打听，她得知有一个丈夫被拖拉机轧死的，带着两个孩子过着艰难的生活。她便把寡妇引到林家“看人家”，这个寡妇三十一二岁，人长得灵醒，有一张令人愉快的脸蛋。但结过一次婚的女人毕竟经验丰富，她在林家住了一天之后对她说：“林家一年到头从田里挖得的几元钱，全给老爹买药看病也够呛，咋能养活得了我的两个孩子呢？要么靠讨小海，又是破船儿，万一有啥三长二短……”又一个女人叹息着离去。

林森木在家里睡了一整天，他鲤鱼打滚似的在木架床上折腾呻吟了一天。二三十岁血气方刚的汉子，咋能熬得住这个，何况是看见了女人的白屁股呢？要怨，就怨家穷娶不起媳妇呀……娟芝娘想到这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她凝望着林森木，只见他低垂着头，用牙齿咬破嘴唇，流着鲜血一滴一滴往下滴。她眼圈一热伸出手扶起林森木说：“你走吧，下次规规矩矩做人。”